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八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七十

惠景耀五年書魏元帝咸熙二年凡四年

後皇帝下之下

王景耀五年

魏景元三年吳永安五年

秋八月乙酉吳主孫休立皇后朱氏朱公

主之女也戊子立子璿為太子

補註陳吳志吳主休為四子作名字太子名璿字齒璿音憐齒音迄

皆吳主自劒非先有此字也

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

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

五傳魯眾仲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智不出敵而力小於

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冬十月維伐魏洮陽

洮陽洮水之陽也洮水之陰魏不置郡縣

維渡洮而攻之也沙州記曰強城東北三百里有會城臨洮水○
日洮陽城杜佑曰臨洮郡城本洮陽城臨洮水○強音強去聲登

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水經注洮水經洮陽城又東逕其和山南又東逕洮陽城又東逕

侯和即此地也沓中在諸羌中即沙磧之地晉張駿據河西因前
趙之亂敗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街石門侯河強川日松五屯護
軍與後趙分境乞伏熾盤攻強川師次沓中則侯初維以羈旅來
和之地在塞內沓中之地在羌中明矣○強音強

歸身受重任與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閼

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終敗國家

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

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

是自疑懼此維未出洮陽以前事也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司馬

昭因是決計綽維於沓中而伐蜀○綽音抄吳主休以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

祿勅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初興爲會稽太守吳主在會稽興遇

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爲會稽王左右督將

吳主休嘗爲琅邪王從兄會稽自會稽入立未

嘗封會稽王也

故吳主卽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闕軍

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吳主喜讀書欲與博士祭酒章昭

博士盛冲講論

前漢王從博士有僕射一人東漢轉爲祭酒胡廣曰宮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賓客得主人

饌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爲示有先沈約志曰吳王初

爲劉氏祭酒夫祭祀以酒爲本長者主之故以祭酒爲稱漢侍中

總散騎常侍高第者並爲張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言已陰過

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

何所損君特當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

已自備之不須昭等乃解也布惶恐稱謝且言懼妨政事吳主曰

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

孤有所及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

蓋比之孫綝以綝擅權之時不使吳

主親近儒生也良甚不取布拜叩頭吳主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

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吾今日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詩大雅蕩之辭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

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昭等入魏譙郡嵇康晉書曰康之先如奚

從譙郡鉅縣鉅有嵇山家於其側因以命氏○鉅音質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向

秀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

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

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性好鍛宅中有

柳樹甚茂乃漱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及會至康鄙其爲人

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便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

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鍾會誤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

其性中畏其難不敢出既
出戶外途獨便回竟走

藍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乃與濤
書告絕其略曰足下務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
與足下相知耳聞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具爲足
下陳其可否少加孤露母兄見驕性復疏嬾筋懦肉緩頭面常一
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當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
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倣散隋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故
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
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纒赴湯蹈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
林而志在豐草也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
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
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

復多蝨爬搔無已

蝨音率 爬音琶

而當裏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

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閒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
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
未見恕者所怨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
當與之共事或客賓盈坐鳴聲聒耳鄙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
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
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絕惡遇事便
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
病甯可久處人閒邪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性有所不堪真不
可彊豈可自好章甫彊越人以文冕己好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
昭聞其非薄湯武之語深惡之會東平呂強淫其弟安妻徐氏心

不自安乃誣害安繼母遂下安獄安素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亦友而善之遂爲證其不然會因言於昭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又譖康嘗欲助毋邱儉賴山濤不聽而止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乃顧視曰彭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昭尋悔而恨焉康字叔夜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辭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懷以爲神

仙槩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
乃著養生論以明其理後與王烈相遇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卽
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于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
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每獨入
山採藥遇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樵者過之咸以爲神籍瑀之子
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
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行已寡欲以莊周爲
模嗜酒能嘯嘯彈琴當其得意忽然忘懷常隨叔父至東郡兗州
刺史王和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和歎賞之以爲不能測籍本
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
遂酣飲爲常司馬昭初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

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醉獲免故昭嘗爲之歎曰阮嗣宗其至慎者乎與之言言皆元遠而未嘗臧否人物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非其好也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至孝而不拘禮法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畱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母喪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而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裴楷來弔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哭盡哀或問楷曰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哭何爲楷曰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人豈可不以儀

軌自居時人歎服其言籍外雖坦蕩內實淳至鄰家少婦有美色
當壚沽酒籍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亦不之疑也籍
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蹟所窮輒痛哭而返嘗登廣武城觀楚
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賢子成名又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于
是作豪傑詩籍少時嘗登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晉書阮籍傳以
爲卽孫登也有隱者志則謂別
有隱者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

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

亮蘇門生迺然而笑

道與
悠同

籍既降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乃

向人嘯也籍遂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性法是修
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蹈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
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收獨不見羣蟲之處

禪中平

音昆

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

助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乎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亦何以異於斯乎於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讎而司隸校尉何曾惡籍尤甚嘗面質籍於司馬昭坐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污染華夏昭獨愛其才常擁護之設人莫能傷阮咸亦清素寡欲而任達不拘居母喪縱情滅禮素幸姑胡婢姑許之畱與及歸更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籍子渾亦慕通達籍謂之曰仲容已豫我此游汝不得復爾山濤少有器量介然不羣素與嵇康善後遇阮籍便爲

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向秀清悟有遠識嘗欲爲莊子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及注成發明奇趣振起元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康每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王戎幼而

穎悟神彩秀徹六七歲時嘗於宣武場觀猛獸獸在檻中虓吼震

地虓音鄒吼眾皆奔走戎立而不動神色自若又嘗與羣兒戲於

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人問其故戎曰樹在道

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年十五隨父渾時有兩王渾濟父渾太原人戎父渾

乃更在郎舍阮新來省渾兄戎乃謂渾曰潯冲清賞非卿倫也共

卿言不如與阿戎談籍長戎二十歲便與爲友時沛國劉公榮飲

不擇人人或譏之公榮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

不可不與飲似公榮者又不可不與飲及公榮詣籍俄而戎亦至

籍謂戎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于是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籍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唯公榮可不與飲三人各拊掌大笑劉伶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甚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渴甚求酒於婦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視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醒音呈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噴然復醉醉後嘗忤俗人其人攘袂欲擊之伶拱手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肋音勒其人笑而止伶每出遊常乘鹿車

蒲廷車之小者曰鹿車

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時有隱者孫

登不知何許人也無家屬居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拊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閒所經家或設衣食亦無辭讓及去皆舍棄司馬昭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不應籍康從之游三年間其所圖終不荅將別謂之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於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金子才多識寡雖乎免於今之世矣及康誅後向秀應本郡計入洛經康舊廬於時日薄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念曩日游宴之好感音而歎作思舊賦

以哀之久之阮籍亦卒王戎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
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與其末自嵇阮云
亡吾便爲時所羈縻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魏司馬昭忠妾

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

官騎也

從事中郎荀勗曰明

公爲天下宰立杖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於四
海也昭善之勛爽之曾孫也昭欲大舉伐蜀朝臣多以爲不可獨
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
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
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竝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
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絆姜
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

禪之聞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

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覺屢陳異議昭使主簿

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上表曰聞鍾會治兵關中

欲規進取竝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

時張翼為左車騎將軍廖化為右車騎將軍

督

諸軍分護陽安關口

陽安關口意即陽平關也

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

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敗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癸亥興元年

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

春正月詔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亮之

初亡所在各求立廟朝議不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陌上至

是校尉習隆等請近其墓立廟以時賜祭吏民欲祭者皆至其廟

斷其私祠從之

附錄宋曹彬伐蜀謁武侯祠怪其雄壯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

得為武欲備哉損之忽中殿雕欄有石碑出土刻字云知吾心敗事惟有宋曹彬彬大驚曰公神人也更崇其宇祭之而去

魏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 吳交趾太守孫諸貪暴

爲百姓所患會吳主孫遣察戰鄧荀至交趾荀擅調孔爵三千頭

送建業民憚遠役因謀作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請及荀遣使

至魏請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應之 魏大舉入寇遣征西將軍

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趨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

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賈曰下縣屬

同谷縣舊名武街城水經注濁水逕武街城南又曰白水鍾會統

出綿池縣西傾山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又東北逕橋頭 鍾會統

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瓘音持節

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瓘既監艾會軍又行會軍司會過別王戎問計將安

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

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

其故寔笑而不荅秋八月魏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眾將軍
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會遣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
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緒之子也有功魏室猶不原
貸諸軍聞之莫不震悚朝廷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
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敕
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
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畱住月餘待之鍾會遂率諸軍平行至漢
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凱圍
蔣斌於漢城考異曰晉書文紀作部將易凱今從魏志會逕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
葛亮墓諸葛亮葬所陽初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宋白曰武興漢武都沮縣地元和郡國志曰興
州城卽古武興城也蜀以處當衝要置武興督以守之朝廷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

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眾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

眾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僉彤之子也

傳彤死事見六十九卷昭

烈章武二年

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

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

前漢天水郡後漢改曰漢陽郡魏復曰天水

隴西太守牽宏邀

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

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

彊川口在嶺臺山南嶺臺山即臨洮之西傾山關驛曰強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一日

強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王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

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

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

言較遲一日遂不及

也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眾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

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

水經注小劍戍西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

故謂之劍閣華陽國志曰廣漢郡德陽縣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視穆曰劍門漢屬廣漢郡為葭萌縣地蜀先主以霍峻為梓潼太守有劍閣縣符秦使徐成寇蜀以二劍克之始有二劍之號

魏安國元侯高柔卒

冬十月

朝廷告急於吳甲申吳主孫休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

留平就施績於南郡

補注施績即朱績五嶺中復姓施

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

如沔中以救漢

沔中時為魏境吳兵未能至也擬其所向耳吳之丞相孫異等皆在江北與魏之新城接境自此行

兵亦可以達河中

魏主異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

爵賜一如前詔昭乃受命

始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

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

軍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

以某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

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

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

爲碓水側置輪碓後以橫木貫

輪橫木之兩頭復以木長二尺許交午貫之正直碓尾木激水灌輪輪轉則交午木戛擊碓尾木而自春不煩人力帶之水碓○碓

對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爲皎厲之

事唯太原王父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之不辭

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

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

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入爲尚書郎

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舒曰吾卽其人也襍被而出當汰者甚愧

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

朋人不足以舒滿數

射以兩人爲朋射之有朋猶古射儀之有耦也周禮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

侯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一侯左傳魯襄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杜預註云二人爲耦○射音岸

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

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爲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

嘗見是非

府朝猶言府庭也

至於廢興大事服人莫能斷者舒徐爲辭之

多出眾議之表昭深器重之每朝會罷出必目送之曰魏舒堂堂

人之領裏也

癸卯魏立皇后卞氏昭烈將軍秉之孫也

魏郎

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

水經注涪水出廣漢屬廣

剛以道微外東南流還縣竹縣北又東南還江油成北郡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東馬入蜀還江油廣漢者也宋白曰龍州江油

郡北喻山至文州三百三十里文州漢陰平城也蜀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至江油卽此九域志龍州北至文州四百二十

里元豐九域志龍州治江油縣南至縣州二百餘里

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

引軍向白水

此白水關也賢日在今梁州金牛縣西東北至關城百八十里

與鍾會合會欲專軍

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

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

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

案前漢無德陽縣後漢志廣漢郡始有德陽縣蓋因姜故亭而置縣

也自蜀分廣漢置梓潼郡之後劍閣縣屬梓潼德陽縣屬廣漢

漢志以爲德陽縣有劍閣今姜維守劍閣拒鍾會而鄧艾欲從德陽亭趣涪則此時分爲兩縣明矣然德陽亭亦非此時德

陽縣治蓋前漢德陽亭故處也此道即所謂陰平景谷道

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

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

今隆慶府陰平縣北六十

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

里有馬閣山峻峭峻峻極爲艱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懸車束馬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閣又自文州青塘嶺至龍州

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嶺亦艾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德陽亭蓋漢

關山山谷高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魏自事推

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漁貫而進先登至江油江油今龍州江油縣地南至縣

州二百餘里縣州古涪城也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

進陳壽曰涪去成尙書郡黃崇權之子也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

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艾

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縣竹縣竹縣屬廣漢郡今縣竹縣東北至縣州百餘里

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諸葛氏本琅琊人故以此誘之瞻怒斬艾

使列陳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

忠纂戰不利竝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

不可之有此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

子尙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

馬冒陳而死

杜佑曰襄州德陽縣鄧艾破諸葛於此因爲京觀

瞻字思遠八歲而孤建興

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

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工書畫彊識念別人追

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

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舉有過其實朝廷不意魏

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避山澤不可

禁制遣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與吳本爲與國宜可犇吳或以爲

南中七郡

南中七郡夷州朱提牂牁南興古建寧永昌也○宋自牂牁提督時

阻險斗絕易以自守

宜可犇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若

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政治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

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

辱之恥何與一辱謂今降魏一辱而已若韓吳稱臣是一辱矣與吳俱亡又將臣服於魏是為兩辱且若

欲韓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果決也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

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定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

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

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

京都京都謂洛陽魏都晉景王諱師晉人避之率謂京師為京都蜀方議降誰能已為晉人諱矣改正呼京都之言乃陳壽之

筆非譏周之辭也以古義爭之眾人皆從周議帝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

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言其民既不出租稅以供上用又不出力為上有所

施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

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帝乃遣侍

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

及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

帝不聽是日譔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張紹等見鄧

艾於維維縣屬廣漢郡西南至成都八十餘里艾大喜報書褒納帝遣太僕蔣顯別

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

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帝率太子

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杜預曰面縛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也輿櫬也示

將受死後主時年四十八○風音禮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

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帝行驃騎將軍太

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

依鄧禹承制授隗囂故事也鄧艾由此得罪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宏等領

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姜

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帝所嚮乃引軍東入於巴巴即巴中也鍾會進

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郫郫縣屬廣漢郡劉昫曰梓州飛鳥縣漢縣地隋取飛鳥山以名縣

得帝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

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帝

敕罷兵降圍守即魏延所置漢中諸圍之守兵也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

節蓋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諸葛太初賈侯不

能勝也漢先主以獻帝建安十九年得蜀魏文帝黃初二年即帝位傳二世四十四年而亡吳人聞蜀已

亡乃罷丁奉等兵吳中書丞吳郡華嚴詣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

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

懷不甯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忉悵之

情謹拜表以聞左傳楚人滅江蔡伯厲之降服川次不舉劉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敵不矜乎再自懼也蜀吳之與

國蜀亡岌岌乎及吳矣吳之君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

臣不知懼故華嚴拜表以儆之謂王凌胡邱儉諸葛誕吳兵也智力雖豐而百姓

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謂王凌胡邱儉諸葛誕吳兵也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

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

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甯歲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

懿父子自執魏政以來果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

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

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

其心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姦計立矣今蜀閭宦專朝

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

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

賢台置監補卷七十八漢紀七十法思滿樓

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我之天患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吳人

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

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

遷陵界

沈約曰漢獻帝建安六年劉璋以涪陵縣分立丹興漢葭二縣立巴東屬國都尉後爲涪陵郡遷陵縣屬武陵郡吳

境屯於赤沙誘勸諸夷進攻西陽

赤沙蓋在遷陵西陽之開西陽縣屬武陵郡縣在涪陵之開西陽

晦曰黔州彭水縣漢西陽縣地吳分西陽置黔陽郡隋於郡置彭水縣尋爲黔州九域志曰漢武陵郡西陽縣故城在今辰州界杜

佑曰思州治務川縣亦漢西陽地

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

朝郡朝也西蜀傾覆邊境見

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

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外境內侵証

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執也敕外趣

嚴裝

撫夷將軍高尙謂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

夷事見七十二卷明帝太和五年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

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

常之事何得循舊即帥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坐二千里斬惡

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谿皆

平十二月庚戌魏以司徒鄭沖爲太保王子魏分益州爲梁

州益州統蜀犍爲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嶲南牂牁梁州統漢中梓潼廣漢葭嶺巴西巴西東梁古州也言西方金剛之氣強梁故

因名焉癸丑魏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五年乙卯魏以

鄧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鍾會爲司徒增邑萬戶魏皇太后郭

氏殂是歲吳有白燕見於蕪湖赤雀見於豫章魏鄧艾在成

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

漢之徒已殄滅矣吳漢屬成都事見四十二年又曰姜維自一時雄

兒也與艾相值故窮其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

者

漢初李左車以是說韓信艾祖其說以言於晉公昭昭既受封錫遂書其言

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

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

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

蜀有鹽井朱從

出銀嚴道耶部出銅武陽南安臨邛河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

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

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都有董卓塢

董卓塢於扶風都

縣為之官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

陽以待吳人

開廣陵城陽為王國以待孫休也廣陵屬徐州城陽

縣界實相接也

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

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獨舉眾歸命地盡南海

南中之地東南帶海接於

交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

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孫子曰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進不

求名退不避罪即人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

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以圖興復乃說會曰聞

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

謂平諸葛諸葛也

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

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汎

舟絕迹全功保身邪

越大夫范蠡既與越王句踐滅吳以雪會稽之恥乃扁舟五湖汎海而止於陶欲絕其迹

乃號曰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

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出則同

華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

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章表上之魏朝白事白之晉公皆易其言令辭指

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既以怒昭又以疑艾

里魏成熙元年吳春正月壬辰魏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

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魏

主吳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海為行軍司馬鎮鄴楚王

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事見七十五卷鄧彪之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

人王氏言於昭曰昭夫人王氏肅之女也生晉武帝齊王攸後諡文明皇后會見利忘義好為

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昭

曰自漢以來丞相有東西曹掾屬今遣會率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

任魏制凡遣將帥皆置其家以為質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昭笑曰

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任

我甯不知此邪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眾
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竝竭智勇竝竭而強使之適所
以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
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其圖
事中國之士各自思歸不可與同也曾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
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昭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
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救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昭曰卿忘前言邪
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宜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
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
賈護軍賈充也
時爲中護軍 我荅言如今遣卿行甯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
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

了辦也
決也

鍾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

艾會以瑾兵少欲令艾殺瑾因以爲艾罪瑾知其意然不可得距

瑾監會艾軍遣之收艾是以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

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謂復加爵賞如先平蜀時也敢有

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瑾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瑾

乘使者車續漢志有大使車小使車諸使車大使車立轎駕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臣

伍伯環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車導從者減半小使

車不立乘有驛赤屏泥油重轡導無斧車近小使車前與赤發

白蓋赤轡從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救取者徑入至艾

之所察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轡○環瑱同

所艾尙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

瑾營瑾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

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猷威震

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爲前驅會自將

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詔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

諸葛亮所築城固之樂城也

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

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爲劉備也

蜀漢謂蜀郡漢中郡

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

此皆從會軍及在成都者也

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哀於蜀朝堂

明元郭太后去年殂蜀郡成都府有朝堂

矯太后遺

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留衛瓘謀議乃書板示瓘云欲殺胡烈等瓘不許

因相疑貳經夕不眠各橫刀膝上以相持次日會使瑾慰勞諸軍
瑾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
當後出瑾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瑾瑾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
數十信追之瑾至外廡服鹽湯大吐瑾素羸便以困篤會遣所親
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
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
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
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邱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慙烈獨坐啟
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詣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
及疏與子淵曰邱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梃數千欲悉呼外
兵入人賜白帟

帟 帟武帝所製狀如弁缺四角○帟音招

拜爲散將以次梃殺內坑中

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衛瑾亦作檄宣告諸軍諸軍遂倡義已卯凌晨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會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其舉机以挂門

內人謂會所閉在屋內者机案也

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

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眾格殺維爭前殺會因剖維腹視其膽膽大如斗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眾鈔略死喪狼籍衛瑾部分諸將數日乃定胡淵小字鶴鵠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

車迎還衛瑾自以與會其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之旣而捨焉及瑾遣續謂

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續遂兼程而進遇艾於綿竹西斬艾及其

子思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

西城縣屬魏興郡爲首武

帝敕艾孫灼張本移置通鑑原文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

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

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

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撫然不樂至是而其首驗鍾會兄毓嘗密言

於晉公昭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昭思鍾

繇之勳與毓之賢

鍾繇有定歸中之功

特原毓子峻迪官儻如故

迪丑初向連反

雄爲河內主簿太守吳奮以小譴繫雄於獄時鍾會爲司隸於獄

中辟雄爲都官從事至是雄乃收葬會尸晉公詔召而責之曰往

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

復相容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

記月令孟春之月掩

骼埋胔元註曰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帶音格骸音自又音慈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

今王誅已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

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逆生以立於世明公讎對

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詔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

丙辰魏主奐還洛陽 庚申魏葬明元皇后 初後主使巴東太

守襄陽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

補志永安卽白帝城亦曰魚復縣今之夔州府

聞成都

敗吏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遣手敕乃率

所統臨於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

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吾甯能為吳降虜乎休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眾而西協步憲力弱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於魏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公昭步協攻永安憲與戰大破之吳主孫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時吳以陸抗為鎮軍將軍都督西陵三月丁丑魏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左僕射荀顗為司空己卯魏進晉公昭爵為王增封十郡高書鄭公甘露三年晉公始封八郡景元三年加封司州之宏農雍州之馬湖凡十郡今又增封十郡凡二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其詣晉王昭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何侯謂何曾一朝之臣謂舉魏朝之臣也皆已盡敬今日便當

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
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
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
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

擾攘倉猝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卻正及殿中督汝南張
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

知正之晚初漢建甯太守霍弋都督南中

建甯漢益州郡也蜀後主建興元年改建甯郡

治味縣

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已定不聽成都守弋素

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
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
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

將守上表曰

南中七郡而此言大郡者蓋越巂已降魏也

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

難所在則致其命

無父母烏生無君烏以爲生所謂人生在三也

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

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魏晉王昭善之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丁

亥魏封劉禪爲安樂公

晉志安樂公劉燕國

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

晉王昭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

蜀技蜀樂也如巴渝舞之類也

旁人皆爲之感愴

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

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閒樂

不思蜀也卻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空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

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

西悲周詩東山語

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

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夏

四月魏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

新附督蓋以吳人新附者引爲一節置督以領之句章縣

馬會稽郡賢曰句章故城在今鄞縣西○鄞音茂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餘口而還五

月庚申魏晉王詔奏復五等爵封騎督以上六百餘人貢平蜀之功也明制

列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素廢五等爵漢

列侯以戶爲差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王操置名號復以貴軍功虛

封自此始矣今雖復五等爵亦虛封也甲戌魏改元咸熙 癸未魏追命舞陽文

宣侯懿爲晉宣王忠武侯師爲景王 羅憲被攻凡六月救援不

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棄城走憲曰吾爲城主百姓所仰危不

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魏陳壽言於晉王詔遣

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吳師退晉王

詔使憲因仍舊任加陵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魏晉王詔奏使司

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尙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

鄭沖總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

交趾州刺史治龍編獻帝建

安二年

吳分交州置廣州

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

交趾州刺史治龍編獻帝建

安二年

吳分交州置廣州

安入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
番禺縣至是分爲二州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龍編

吳主孫亮

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命子璿出拜之休把興臂

指璿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諡曰景帝年三羣臣尊朱皇后爲皇太

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謂呂興反也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

萬或嘗爲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

之儔也孫策子長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

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爲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

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皓字

元宗孫八月庚寅魏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初魏鍾

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曾在事縱恣非持久

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爲參軍憲英笑曰

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晉王昭昭不聽憲英

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

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

省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當諫會反賜爵關內侯琇司馬

夫人之從父弟故以諫會為功而得封憲英聰明有才鑒而儉約質素羊祜嘗遺之

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九月戊午魏以司馬炎為撫軍大

將軍辛未魏以呂興為安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以南中監

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史弋表遣建甯蠻谷為

交趾太守蠻氏建甯之大姓世為首帥至隋唐為東甯西蠻蠻杜佑曰昆明在越鴻西南諸蠻所居率牙門重

元毛吳吳音拱又音影又音佳孟幹孟通蠻能李松王素等將兵助興未至

興為其功曹王統所殺吳主皓貶朱太后為景皇后貶其號從夫而自父

其父母 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 冬十月丁亥魏

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爲散騎常侍水曹掾孫瑒爲給

事黃門侍郎

水曹掾吳相府別置吳未嘗置相國魏人以晉王爲相國因亦稱吳丞相參軍爲相國參軍

以使

於吳其家人在北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晉王詔因

致書吳主鶴諭以禍福 初魏晉王詔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

攸繼景王後

司馬師諡景王

攸性孝友多才藝名聞過於炎晉王詔愛之

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

炎立髮委地手坐過刻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

之秀由是歸心晉王詔欲以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

祥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

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

詔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為世子為晉武帝不能容齊王攸張本吳主皓封太子

單及其三弟皆為王單弟名秉秉音如兕航之航次名秉秉音如草莽之莽次名亮亮音如褒衣下寬人之褒

皆吳主休自作名字立妃滕氏為皇后初吳主皓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

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

時竊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驕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

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吳主執之

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后父滕牧為衛將軍錄尚書事牧允

之子也滕允為孫是歲魏罷屯田官罷屯田官事見六十二

魏咸熙二年春三月吳主皓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

璆璆音求與徐紹孫瑒報聘於魏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

者吳主怒追還殺之陟至魏晉王昭問吳之成備幾何對曰自西

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昭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之厚爲之禮 夏四月吳改元甘露 五月

魏主奐加置王詔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癸未魏大赦

秋七月吳主皓逼殺景王后宋氏遷景帝匹子於吳尋又殺其

長者二人 八月辛卯魏置文王詔卒太子炎嗣爲相國晉王襲

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蹟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

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九月乙未魏大赦 戊午魏晉

王炎以魏司徒何曾爲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

乙亥魏晉王炎葬文王於崇陽陵時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石苞

自淮南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

晉書自乙未至

乙亥凡四十一日發大赦與爲丞相及

冬吳西陵督步闡

西陵即夷

陵吳主權黃武元

年改夷陵曰西陵表請吳主詔從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

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聞騰之子也十二月壬戌魏王奐

禪位於晉王炎甲子出舍於金墉城

城在洛陽城西北角

太傅司馬李拜辭

執魏主手流涕歔歔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

晉王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泰始丁卯奉魏主爲陳留王即宮於

鄴

即就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

見六十九卷魏黃初元年

魏氏諸王皆降爲

侯追尊宣王懿爲宣皇帝景王師爲景皇帝文王詔爲文皇帝宣

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冒穆后諱春華少有

德行智識過人生景文二帝及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

武之命託以風痺舊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唯有一婢見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三

馬補闕

之后恐事泄致禍遂手殺婢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宣帝由是重之
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見宣帝嘗臥疾后往省之宣帝曰老物
可惜何煩出也后慙愧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宣帝驚而致謝
后乃止宣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 晉王奕
封叔祖字爲安平王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伉爲東莞王
駿爲汝陰王彤爲梁王倫爲琅邪王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王機
爲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 望字之子也晉封諸王皆不之國官於京
師補廷字宣帝次弟幹宣帝第三子亮宣帝弟四子仙駘彤倫皆宣帝子○他皆市彤音容 以石苞爲大司馬
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
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字爲太宰都
醫中外諸軍事 晉志曰太宰太傅太保皆之三公官也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

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爲上公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
驃騎將軍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恆與太尉並置不並列及魏有
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晉因其制以太宰
大傅太保司徒司空爲支官公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
位從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爲武官公驃騎
車騎衛將軍中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
皆著武冠平上黑幘○著青幘未幾又以車騎將軍陳騫爲大將

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顗凡八公同時並置晉主懲魏氏孤
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

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晉主炎詔除魏宗室禁錮罷部

曲將及長吏納質任魏防禁宗室甚峻又嗣不得仕進今除之又諸將征戍及長吏仕州郡者皆送質任於京

師今亦罷之○質音致晉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晉主炎承魏氏

刻薄奢侈之後矯以仁儉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晉太常光祿勳

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尉三卿衛尉太僕廷尉時將有事於太廟

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思補樓

朝議以奇父受誅

允誅事見七十六卷魏正元元年

不宜接近左右請出爲外官

晉主乃追述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

魏尚書書有祠部郎晉因之

有

司言御牛青絲紉

紉索也牛系也禮迎牲君執紉固禮封人祭祀飾其牛杜置其紉註曰紉晉牛鼻繩所以

牽牛者今人謂之犍疏曰自漢以前皆謂之紉案禮記少詔以青儀牛則執紉則紉之別名今亦謂之爲紉○紉與紉同

麻代之 晉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爲之元幹之子

也

傅幹漢傳變之子

元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

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

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

議陛下龍興受禪宏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

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其言使元

革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晉尚書李允上疏以爲古者三公坐

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典六卿之教或虛三槐兼聽獄訟稽疑
之典謀及卿士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
國所疑延詣省中諮論所宜詔從之初漢征西將軍司馬鈞
見五十一卷漢安
帝元初二年
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傷傷生京兆尹防
防生晉宣帝序司馬氏之世
爲下並刪張本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吳紀一

兩晉泰奏二年吳寶鼎元年春正月丁亥晉有司請建七廟晉主炎重其役不

許詔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凡七室

沈約志曰晉初祭征西將軍豫

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為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晉尊景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宏訓宮景帝元配夏

侯氏尚之女而曹氏甥也景帝既有翦曹之志遂鳩殺夏侯氏晉

主亦追尊為景懷皇后

丙午晉主炎立皇后宏農楊氏后魏通

事郎文宗之女也

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

晉羣臣奏五帝即天帝

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晉主

炎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

周禮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鄭元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五帝者五行精氣之神也曰青帝靈威仰曰赤帝赤熛怒曰黃帝含樞紐曰白帝白招矩曰黑帝叶光紀由是有六天之說六天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故為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為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王肅駮之以為五帝非天雅用家語之文為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帝為五人帝晉羣臣祖王肅之說以為五帝即天帝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

二月晉除漢宗室禁錮

魏既代漢禁錮諸劉今除之

丁丑晉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

堂以配上帝初晉主炎以貴公子當品鄉里其敬與為輩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其舉鄭袤之子默文帝與袤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

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是晉主出祀南郊詔使默參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參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空明慎黜降勸戒之由崇讓儒素化導之本三月吳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使貢弔祭儼博聞多識弱冠知名吳主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一行儼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儼雖無古人延譽之美然磨礪鋒鐔思不辱命及至晉賈充裴秀輩欲倣以所不知而不能屈羊祜何頑竝與結縞帶之好吳散騎常侍王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慙不悅散騎常侍萬彧中書丞陳聲從而譖之丁忠使還吳主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吳主疑其詐輶蕃出外頃之召還蕃好治威儀行止

自若吳主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出登來山

水經註武昌城南有來山卽樊山也

使親近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首皆碎壞丁忠說吳主曰北

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

弋陽縣漢屬汝南郡魏文帝分立弋陽郡

吳主以問羣

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

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微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

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夏五月晉博陵元公王沈

卒秋七月丙午晦日有食之初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

三日晉主既葬晉主炎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八

月晉主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陛下悲感摧傷晉主

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

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

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

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請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嘆息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輩漢魏之舊而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元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之禮

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廢練苴經帶杜預註云苴麻

之有子者取其麤也

以爲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

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

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賊之情而羣臣諂諛莫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百世之賢君而裴傳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而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吳改元寶鼎 吳主璿以陸凱爲左丞相萬彧爲右丞相吳主惡

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

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吳主居武昌揚州

之民汝流供給甚苦之

吳武昌屬荊州而丹陽宣城毘陵吳興會稽東陽新都臨海建安豫章臨川鄱陽

廬陵皆屬揚州故皆於西上汝流以供給

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

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樂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庾庫以待天時而更搔擾萬姓使民不安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強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言惠及負薪躬請嚴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

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虞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捐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墉墉土薄也山多山多大石也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危峻童謠云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甯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以木也木之所以能生殖者以有根本也根漸露則其本將撥而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民力困竭鬻賣兒子願陛下一息此輩以鎮撫百姓之心自蒞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坐食官廩歲歲相承願陛下料出賦祿給與無妻者天下幸甚臣

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上助陛下拯黎民則康哉之歌作刑措之理清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授容之凱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雖有軍事手不釋卷及遷左丞相吳主嘗問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凱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吳主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敝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九月晉主炎下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

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

唐故事從之

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董仲舒

引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如二說則舜之承堯固改正朔易服色矣然考之古文尙書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正月上帝受終于文祖協時月正日而已不言改正朔也易大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書益稷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而已不言易服色也漢興六縣有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無堯舜歷豈堯舜時用顓頊歷邪孔穎達以爲古之真歷至戰國及秦而亡漢初所存六歷後人託而爲之此固無

從考証也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永安山賊施但

吳錄曰永安今

武康縣也沈約曰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因更名武康屬吳興郡宋白曰永安縣本漢烏程縣之餘不鄉

民勞怨聚眾數千人劫吳主遜庶弟永安侯謙作亂比至建業眾

萬餘人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入城遣使以謙命召丁固諸葛靚

固靚斬其使發兵逆戰於牛屯

據吳歷牛屯去建業城二十二里

但兵皆無甲冑

卽時敗散謙獨坐車中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吳主吳主并其

母及弟俊皆殺之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當破揚州故吳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爲得計遣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 十一月置初并圖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鄭氏註禮記爲高必因邱陵謂冬至祭天於圖丘之上爲圖丘方澤之外魏景初元年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圖丘以冬至祭皇皇帝天於圖丘夏至祭皇皇后地於方丘而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今以二至之祀合於二郊自後圖丘方澤不別立 晉罷山陽國督軍除

其禁制

魏奉漢獻帝爲山陽公國於河內山陽縣之海陽城置督軍以防衛之至晉時帝孫康嗣立人心去漢久矣故罷其

衛兵除其禁制

十二月吳主遜還都建業

考異曰吳志陸凱傳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丁奉丁

固謀因詔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不果按凱盡忠執義必不爲此事况皓殘酷猜忌固不庸人若聞凱使后父衛將軍錄尚書事膝謀必不能不泄殆虛語耳今不取

牧留鎮武昌朝士以牧尊威頗推令諫爭膝后之寵由是漸衰更

遣牧居蒼梧雖爵位不奪其實遷也在道以憂死何太后常保佑

滕后太史又言中宮不可易吳主信巫覡

在女曰巫在男曰覡

故得不廢常

供養升平宮

滕尊其母何太后宮曰升平宮

不復進見諸姬佩皇后璽紱者甚眾

滕后受朝賀表疏而已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

二千石大臣子女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

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丁晉泰始三年吳寶鼎二年

春正月丁卯置立子衷爲皇太子詔以近世每立

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使百姓絕多幸之望曲

惠小仁朕無取焉遂不赦 三月戊寅晉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

喪 晉泰山石崩

晉司隸校尉上黨李熹劾故立進令劉友前

尙書山濤中山王睦尙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請免濤睦等官

該已亡請貶其諡詔曰按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

士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問憲凡志在公當

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事見

二卷建武十一年其中救羣僚各愼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憲少有

高行博學研精初宣帝辟爲太傅屬固辭不至後景帝輔政命憲

爲大將軍從事中郎一召卽起景帝謂憲曰昔先君辟君而君不

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以禮進退明

公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耳至是立朝敢言百僚震肅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習武帝赦山

濤而褒李憲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憲所言爲是則濤不可赦所

言爲非則憲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

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

存疑據詔辭但曰考覈而已未便服上刑而溫公難曰伏

誅劉目竟曰殺故立進令劉友不知何據

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平創業之

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

晉主炎以李愬為太子太傅徵健為李密為太子洗馬

洗馬自漢以來有之

晉職官志太子洗馬職為鬻者秘書掌圖書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洗漢書作先如淳曰先前驅也國語越王句踐視為夫差先馬

先一作洗

洗音綿

密早孤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慈彌至

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

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而後進有暇則講

學忘疲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任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辨吳

大帝與羣臣汎論道義曰將為人兄乎將為人弟乎眾論紛然莫

之能定大帝以問密密曰願為人兄大帝問其故密曰為人兄則

供養父母之日長大帝及羣臣莫不稱善至是被徵密以祖母老
上表曰臣以險覺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
母志祖母劉憫臣孤弱躬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
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
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
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尋蒙國恩
除臣洗馬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
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
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
在故老猶蒙矜憫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荒朝歷職郎署
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豈敢盤

桓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遺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晉主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而不奪其志 吳大赦以右丞相萬或鎮巴邛 夏六月吳主璽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技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歆上疏曰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爲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眾欲與國家爲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爲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

東向又交趾淪沒嶺表動搖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
也誠宜停建立之役先豫備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
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殿未辦若舍此急務盡力功作
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
大敵所因以爲資者也時吳俗奢侈數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
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轉相倣效耻獨
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言下至兵民之家亦
隨俗好而事奢恭也內無甌石之儲應
劭日膏人名小甌曰甌受二斛
甌音擔而石斗石也。甌音擔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
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 秋七
月晉太孫王祥以睢陵公罷 九月甲申晉詔增吏俸 晉以何
曾爲太僕義陽王望爲太尉荀顗爲司徒 晉禁星氣織緯之學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武帝泰始三年

吳孫皓寶鼎二年

九

通鑑補

星為星者氣望氣者東漢以來有續籍之學

吳主懿以孟仁守丞相奉法駕東迎其

父文帝神於明陵

明陵在吳興烏程縣沈約曰孫皓改葬其父於烏程西山日明陵

中使相繼奉

問起居巫覡言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吳主悲喜迎拜於東門

之外既入廟比七日三祭設諸倡伎晝夜娛樂是歲置遣鮮卑

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沙漠汗入質見七十卷魏景元二年

戊晉泰始四年

春正月丙戌賈充等上所刊脩律令

充等所刊修就漢律

九章增十一篇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其不入律者悉以為令施行凡律令共二千九百二十六條

晉主炎親自臨

講使尚書郎裴楷執讀

考異曰刑法志云泰始三年事畢表上今從武紀裴楷傳云文帝時詔楷於御前執

讀今從

楷秀之從弟也侍中盧珽中書侍郎范陽張華請抄新律

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民從之又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

預奏古者黜陟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

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瞻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

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

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

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

劉劭考課法其略見七十三卷魏景初元年

其文可

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

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

達官總官

也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

擢六劣者廢免

六優謂六載俱優等也六劣謂六載俱劣等也

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

少者左遷其閒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

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

賢台通鑑補下卷七十九

彈之

監司御史司隸及諸州刺史也

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雖有考

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丁亥晉主炎耕籍田於洛水之北

戊子晉大赦

二月吳主璿以左御史大夫丁固爲司徒右御

史大夫孟仁爲司空

三月戊子晉皇太后王氏殂晉主炎居喪

之制一遵古禮后諱元姬年八歲誦詩論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

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舍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

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禮祖朗甚愛異之曰

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耳年十二朗卒后哀戚哭泣發於

自然其父肅益加敬異後雖登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織器服無

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

不行

夏四月晉隴陵元公王祥病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言行

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

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

臨財莫過乎讓言莫善乎讓也

此五者立

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乃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至是祥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及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嘆曰太保當止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聞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己亥夏葬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既虞除衰服

葬日虞遇柔日再虞

而三虞用剛日三虞必反而行之鄭氏曰虞安神之祭也骨

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徬徨故三祭以安之詔曰

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

能爲孝勿以毀傷爲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

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冠疏食以終三年如文帝

之喪 秋七月晉泰山石崩眾星西流如雨而隕 己卯晉主炎

謁崇陽陵 九月晉青徐兗豫四州大水 青州統齊國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彭城

下邳東海琅邪廣陵臨淮兗州統陳留濮陽濟陰高平任城東平濟北泰山豫州統潁川汝南襄城汝陰梁國沛譙魯弋陽安豐晉志曰青州取土居少陽其色青爲名徐州取舒緩之義兗端也信也又云取兗水以名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

晉大司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淮北監軍王琛惡之爰間

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

交通會吳人將攻晉苞築壘遏水以自固晉主炎疑之羊祜深爲

晉主言苞必不然晉主不信乃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勢

擾百姓策免其官 考異曰晉書武紀及苞傳皆無苞免官年月肅

之苞傳又云敕琅邪王仙自下邳會壽春按武紀仙明年二月乃鎮下邳恐傳誤肅方等梁元帝子也 遣義陽王望

帥大軍以徵之苞辟河內孫鑠爲掾鑠先與汝陰王駿善駿時鎮

許昌鑠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於禍鑠既出

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壽春都亭也苞從之晉主聞之意

解苞詣闕以樂陵公還第 吳主遜出東關冬十月使其將施績

入晉江夏萬彧攻章襄陽晉主炎詔義陽王望統中軍步騎二萬

屯龍陂龍陂卽摩陂更名見七爲二方聲援會荊州刺史胡烈拒

績破之望引兵還 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修則將軍顧容前

後三攻竇交趾交趾太守楊稷皆拒破之鬱林九真皆附于稷稷

遣將軍毛晃晃音拱元攻合浦戰於古城古城蓋合浦郡古城也大破吳兵

殺劉俊修則餘兵散還合浦稷乃上表於晉以晃爲鬱林太守元

爲九真太守十一月吳丁奉諸葛覲出芍陂攻竇合肥芍音鵲竇安

晉武帝泰始五年 吳孫皓建衡元年

東將軍汝陰王駿拒卻之 賈以義陽王望為大司馬荀顗為太尉石苞為司徒

己晉泰始五年 吳建衡元年春正月吳主皓立子瑾為皇太子 二月晉分雍

涼梁州置秦州晉志曰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

風安定北地恒平始平涼州以其地處西方當寒涼也統金城西

平武威張掖西郡燉煌酒泉西海梁州以西方金剛之氣疆梁也

統漢中梓潼廣漢新都涪陵巴西巴東秦以胡烈為刺史先是鄧

州統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等郡

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晉朝恐其久而為

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此河西 鮮卑也 賈青徐亮三州大

水 晉主炎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

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鎮東大

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祐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祐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祐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祐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虜
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
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
十數人鈴下卒及閣下威儀也鈴下者有使令則擊鈴以呼而頗
以佃漁廢政常欲夜出軍司徐允執檠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
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國家之安危也允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
祐改容謝之此後爲之稀少 晉濟陰太守文立上言故蜀之名
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以傾吳人之望
晉主炎從之考異曰立傳載此表在遷太子中庶子後按泰始七
年立舉節詵時猶爲濟陰太守於今未爲庶子也若
諸葛京署表不因立表則京先已署吏立不當更云量才叙用也己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
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事見七十八卷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

晉武帝泰始五年 吳孫皓建衡元年

曰蜀將傅僉父死子於其主

傅彤死見六十九卷魏黃初三年傅僉死與諸葛瞻同年

天下之

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哉僉息著募沒入奚官

息子也著與募二子之名也少

府有奚官令凡男女沒入者屬焉

宜免爲庶人立巴郡人也蜀漢時游太學通毛

詩三禮師事譙周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密爲游夏羅憲爲

子貢

夏四月晉地震

晉主炎以文立爲散騎常侍漢故尚書

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

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

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秋九月有星孛於

紫宮

冬十月吳大赦改元建衡

晉封子景度爲城陽王 初

汝南何定嘗爲吳大帝給使及吳主皓卽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

內侍吳主以爲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爲威福吳主信任之

委以眾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
甯有得以壽終者耶何以專爲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
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
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乃上疏曰臣竊見
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
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
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
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
帝一也臣聞有國者以賢爲本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塞
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
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

宰相國之柱也柱不可以不彊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陛下愛其
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
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取
而埋之而陛下事與相反是不遵先帝四也先帝左右無淫邪之
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後宮萬數而採擇無已夫鰥於外女吟於
中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而陛下游戲後宮
庶事多曠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
而陛下土被元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
張內近胡綜薛綜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
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
損醇醲百僚庶尹竝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

酒是不遵先帝九也先帝不任宦官黃門之職掃除而已今高通
詹廉羊度賞以重爵權以戰兵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
黃門復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
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
與錢財給其資糧時使歸家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徭役
如故兒旋餒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
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
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今則不然
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戰士不給他役春惟
知耕秋惟知穫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眾役廩賜不
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

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所在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使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泄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覈解之奏常留心推案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旣又別陳何定不可信用立以授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塘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芝音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

一邵齊之孫賈齊為吳主權將瑩綜之子元沛人脩南陽人也凱尋卒吳

主素銜其切直且日聞何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吳主

皓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珣謝音荅梧太守丹陽陶璜從荊州

道監軍李勛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從荊州道踰嶺而入交廣也

約曰建安本閩越秦立為閩中郡漢置其地後立為冶縣屬會稽

郡後分治地為會稽東南二郡都尉東郡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

出吳主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為建安郡宋白曰孫策於

建安十一年分東侯官之地立建安縣即以年號為名皆會於

合浦以擊交趾十二月置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傳其儀不同晉制

太子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太子先拜諸傳然後答之時未置詹事官事大小皆由二傳晉主炎曰夫崇敬

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臣不臣蓋有司所奏之言其令太子申

拜禮

魏晉泰始六年春正月吳丁奉入渦口水經渦水首受河南陽武縣蒺蕪渠東南至下邳

吳建衡二年資治通鑑補遺卷之九

晉吳紀一

十六

思

陵縣入淮謂之渦口考吳已吳志丁奉傳建衡元年晉揚州刺史攻晉穀陽晉帝紀不載奉傳不言入渦口疑是一事牽宏擊走之 吳萬或自巴邱還建業 晉加都督荊州諸軍事 羊祜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聞古人之言 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 則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 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心何以安之蓋聞大臣之節不可則 止臣雖小人敢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 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 者不少假令有道德於版築之下隱才於屠釣之閒而朝議用臣 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因薦光祿大夫李憺 魯芝李允自代不聽 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

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

水經註樂鄉城在南

平都之界陵縣江水逕其北江水又東逕公安縣北宋白曰樂鄉者春秋郡國之地其城陸抗所築在松滋縣界晉地理志信陵縣屬建平郡沈約曰疑是吳立水經註曰江水自夔城而東逕信陵縣南又東過夷陵縣南夷陵卽西陵也樂鄉城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東樂鄉城北江中有沙洲對岸稍淺可渡江津要害之地也抗以吳主懿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實力律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跨制九服非特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竊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數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嘗聞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所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戚

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恆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
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

抗傳云十七條失本不載

吳主不

納李勛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初何定嘗爲子求婚
於勛勛不許乃白勛枉殺馮斐擅徹軍還誅勛及徐存并其家屬
仍焚勛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纓紕直錢
一萬也

繼係也

以捕免供廚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爲忠勤賜爵

列侯陸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逆唐書攸戒
春秋以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於斯者也小人不明理
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
易哉吳主不從 六月戊午晉胡烈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於萬斛

堆樹機能祖壽闕之在孕也其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
謂被爲秃髮因而氏焉至南涼秃髮烏孤則樹機能之五世孫

也萬斛堆在溫園水東北安定郡高平界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

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

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其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

免亮官遣尙書樂陵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樂陵縣漢屬平

原郡後分屬樂陵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鑒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

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縣讀曰隱空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

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天怒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

而鑒討樹機能卒不能克鑒與預本有宿憾故構成其罪預叔母

嚴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

是卿坐 秋七月乙巳督城陽王景度卒 丁未晉以汝陰王駿

為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鎮關中 冬十一月晉立

子東爲汝南王 吳主皓從弟前將軍秀爲夏口督吳主惡之民
閒皆言秀當見圖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
妻子親兵數百人奔竄十二月贊拜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封會稽公 晉主炎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 是歲吳大赦 初
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南匈奴自東漢以來分居并州諸郡雖但分其單爲五部耳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時左部所統可萬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可六千餘落居新縣南部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 自謂其先漢氏外
係因改姓劉氏

晉泰始七年 春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叛竄出塞 晉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
爲詐義得爾乎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 初吳遣丹陽刁元

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識文曰黃旗紫蓋

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寵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

華里

華里在建業西

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

水經註牛渚在姑孰

烏江兩縣界中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牛渚山山下有牛渚磯與和州橫江渡相對杜佑曰牛渚圻即今當塗縣采石磯

東觀令華歆等固諫不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

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魏

主炎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

乃罷 三月丙戌置鉅鹿元公裴秀卒 夏四月吳交州刺史陶

璜襲置九真太守董元殺之楊稷以其將王素代之

考異曰璜傳云出其不意

徑至交趾按元乃九真太守非交趾也華陽國志云元病亡楊稷更以王素代之按武帝紀四月九真太守董元爲吳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則元非病亡蓋稷雖以素代元未至郢而元死也 北地胡寇竇金城涼州刺史牽

宏討之眾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宏於青山

續漢志青山在北地郡參縣界賈

曰青山在今慶

宏軍敗而死

考吳曰崔鴻十六國春秋秃髮烏孤傳云其先樹機能本河西鮮卑泰始

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斬涼州刺史牽宏晉帝紀叛虜殺胡烈北地胡殺牽宏皆不言鮮卑蓋言羣虜內叛則鮮卑亦在其中矣或北

地胡皆樹機能也

初大司馬陳騫言於晉主炎曰胡烈牽宏皆勇而無謀

疆於自用非緩邊之材也將為國恥時宏為揚州刺史多不承順

騫命

時騫以大司馬都督揚州諸軍鎮壽春

晉主以為騫與宏不協而毀之於是徵

宏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果失羌戎

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晉主乃悔之五月晉立子

憲為城陽王六月辛丑晉義陽成王望卒晉大雨霖伊洛河

盡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百餘人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

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晉主炎之為太子充頗有力

事見七十七卷七十

八故益有寵於晉主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行太子大傅荀顗侍中

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安平馮統

安平縣前漢屬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統音耽上

聲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晉主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

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尙在朝耳

宜引天下賢人與宏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

潁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愷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晉

主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寇亂秦雍晉主以爲

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晉主曰誰可者愷因

薦充純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

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吳大都督薛瑒與陶璜等將兵十萬共

攻晉交趾初霍戈之遣楊稷等守交趾與之晉曰若賊圍城未百

晉武帝泰始七年 吳孫皓建衡三年

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及瑒瑒之圍交趾未及白且城中糧盡乞降瑒欲受之瑒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竝諫瑒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以訓百姓外以懷鄰國不亦可乎期訖乃受其降初脩則之殺毛吳實手刃之則子允有報讎之志乃隨瑒南征及吳隨稷降允泣訴於瑒將甘心於吳瑒愛吳勇健不許吳終不自安密謀襲瑒瑒乃敗之允呵之曰晉賊吳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生剖其腹割啖其肝吳垂絕猶罵曰恨不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王素欲逃歸南中吳人復之九真日南皆降於吳吳大赦以陶瑒爲交州牧瑒討降夷獠州境皆平 八月丙申置城陽王憲亭 置分益州南中四郡置甯州甯州統建甯興古雲南永昌四郡 九月

吳司空孟仁卒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吳主皓字故易焉
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繭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
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
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
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
亦稍知之除爲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不受
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之道也遷吳令時不得將家屬
之官每得時物遠以寄母常不先食其母嗜笋冬月笋未生宗入
林哀歎而笋爲之出人以爲至孝之感 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

之 十一月劉猛寇晉并州并州刺史劉欽擊破之

并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

以恆山爲稱而云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也統太原上黨西河樂平鴈門新興周禮并州鎮曰恆山春秋元命包曰營室流爲并州

竇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

賈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充私問計於荀

勛勛曰公爲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畱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勛曰勛請言之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勢太子昏尙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初晉主炎將納衛瓘女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晉主求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畱充復居舊任充前妻李氏李豐女也淑美有才行生二女長曰莖次曰濬莖卽齊王妃也後豐坐法誅李氏亦坐罪流徙及晉主踐祚李氏以大赦得還而充已娶郭槐矣晉主乃特

詔充得置左右夫人充母柳氏亦敕充迎李氏郭槐固之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竝充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潛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俱張祖荃潛懼充去乃排幘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寮陳母應還之理眾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及槐女爲皇太子妃晉主乃下詔敕李不得還荃遂憤恚而卒旣而槐欲省李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槐恃女爲妃乃盛威儀而去旣入門李氏出迎槐見之不覺腳屈遂再拜而出後充母將亡充問所欲言母曰吾教汝迎李新婦尙不同安問他事十二月薨以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晉主炎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謂坦曰昔魏以徐景山爲司

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我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今我欲遵大雅君子之迹不亦可乎乃遣子送上印綬至於十數終不受拜是歲賀安樂思公劉禪卒 吳以武昌都督廣陵范慎爲太尉右大司馬左軍師丁奉卒 吳改明年元曰鳳凰

王

晉泰始八年
吳鳳凰元年

春正月賀監軍何楨討劉猛屢破之潛以利誘其

左部帥李恪殺猛以降

二月辛卯晉主炎爲太子璽納妃賈

氏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壬辰

賀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子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

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

嘗有怨於人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植負

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及曹爽擅權李勝等亂政
孚不親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
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及晉主炎卽位恩
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晉主於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
如家人禮晉主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
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
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祕
器服虔曰東園溫明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
懸屍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
器祕器梓棺以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見四十六卷漢
凶器故祕之其家遵孚遺言所給器物一不施用晉主炎與右將軍皇甫陶
論事泰始五年罷鎮軍將軍復置左右將軍陶與晉主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

之晉主曰忠謹之言唯患不聞徹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夏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

漢武帝誅丹曉開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於蜀郡蜀漢又立汶山郡白

馬胡即白馬夷也汶

貢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

益州統制健為汶山漢嘉江陽

朱貴越嶲梓犛晉志曰益之為言阨言所

典學從事蜀郡何旅等

典學從事典學校及郡諸郎文學掾漢諸州刺史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奉祀魏晉合其職為典學從事

諫曰

胡夷相殘固其常性未為大患今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

宜須秋冬圖之晏不聽胡康木子燒香言軍出必敗

康木子燒香胡人之名

晏以為沮眾斬之軍至觀阪

水經註觀阪在都安縣晉書地理志都安縣屬汶山郡沈約曰都安縣蜀

立宋白曰永康軍導

牙門張宏等以汶山道險且畏胡眾因夜作

亂殺晏軍中驚擾兵曹從事健為楊倉勒兵力戰而死

自漢以來諸州有軍

事則置兵

宏遂誣晏云率已共反故殺之傳首洛陽晏主簿蜀郡

何攀

州主簿錄閣下事省文書郡主簿所職略同

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證晏不反宏等

縱兵抄掠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宏農王濬曰皇甫侯起自諸

生何求而反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

州之矜領

漢廣漢郡治雒陽始二年分新都郡治雒而廣漢郡治廣漢縣與成都相近矜衣系領衣安裕著項領處也

正防今日之變也今益州有亂乃此郡之憂也張宏小豎眾所不

與立即時赴討不可失也濬欲先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爲惡尤大

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宏詔以濬爲益州刺史先是

濬嘗夢縣三刀於所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

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未幾而

詔命果至濬乃擊宏斬之夷其三族

考異曰華陽國志宏殺晏在十年五月武帝紀在今年六月

月按王濬請伐吳表云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濬再爲益州刺史方受詔作船咸備五年下詔伐吳借使濬以其年上表則再爲益

州亦在泰始九年之封濬關內侯濬在益州懷輯殊俗待以威信

前矣今從晉紀爲定

徵外蠻夷多來歸附遂徵拜大司農先是濬爲車騎將軍羊祜參

軍晉志諸位從公爲持節都督參軍六人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濬爲人志大而奢

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

也更轉爲車騎從事中郎祜爲車騎將軍其屬有從事中郎秩比千石至是濬果殲叛

除兇立功西蜀人始服祜之能知人也時晉主炎與祜陰謀伐吳

祜以爲伐吳宜藉上流之勢以水軍取勝且吳中先有童謠曰阿

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以濬小字阿

童正應其讖乃密表畱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

軍監益梁諸軍事龍驤之號古亦未有特創置以應謠言也於是

詔濬罷屯田軍而以屯田兵力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

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立召諸郡兵合
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潛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
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潛從之令攀典造
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船連舫五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
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安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
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考異曰華陽縣志云咸寧二年三月
國志不時作船木柿蔽江而下柿說文曰削木札吳建平太守吳
郡吾彥建平郡漢南郡之巫縣吳主權分置宜都郡吳主休永安
三年分宜都立建平郡領信陵與山柿歸沙渠四縣村佐
曰建平今巴東郡吳取流柿以白吳主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
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王濬雖
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屬漢太守敦煌張敦敦音收濬從事列上

晉主召敦還責曰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敦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爲輕晉主善之 壬辰置大赦 秋七月置以賈充爲司空侍中尙書令領兵如故充與侍中任愷皆爲晉主炎所寵任充欲專名勢故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朋黨紛然晉主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等各拜謝旣而充愷以晉主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爲吏部尙書愷侍觀轉希充因與荀勗馮統承間其譖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爲己任及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餐時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何劭何曾之子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八月吳主皓徵昭武將軍西陵督

步闡嗣世在西陵

自吳主權用步騭督西陵騭卒子協繼之關協弟也

粹被徵自以失職且

懼有讒九月據城降

晉遣兄子璣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

西陵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牧封安都公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晉敦煌太守尹璩卒涼州刺史楊欣

表敦煌令梁澄領太守功曹朱質輒廢澄表議郎令狐豐爲太守

楊欣遣兵擊之爲質所敗

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奔吾

彥等討之晉主炎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

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敕西

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

水經註江水出西陵峽東南流逕故城洲洲北附片洲頭曰郭

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故城洲上城周里闡父騭所築也又宋逕陸抗故城今峽州遠安縣在江北有孤山有陸抗故城有丹山時有赤氣意赤谿當出於丹山故市卽步騭故城所居成市而闡別築城故曰故市丙以圍

關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眾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宐及

三軍之銳急攻關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關以敝士民之力

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抗先督

西陵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

皆欲攻關抗欲服眾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

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自樂鄉而西抗曰江陵城固兵足

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

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眾赴西陵南山謂江南諸山羣夷所

阻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

平土以絕寇叛今江陵有三海入堰引諸湖及沮漳之水注之湖漫數百里即作堰之故晉也羊祜欲因

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欲破堰以逼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

將皆感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

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

補註防其渡江

而南扇動諸蠻也

水軍督留虛拒徐胤

補註防其順流東下以接近畿也

抗自將大軍還

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

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兵皆以

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眾死者

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閒兵不足

分於是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甲挺走

挺拔也挺走拔身而走

走抗使輕兵蹙之肇兵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

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

無矜色謙沖如常吳主懿加抗都護置羊祜坐貶平南將軍楊肇

免爲庶人吳主旣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尙廣筮

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

其後吳亡皓入洛歲在庚子

吳主喜不

修德政專爲兼并之計

晉賈充與朝士宴飲河南尹庾純獨後

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并事不了

是以來後蓋純之先嘗有爲伍伯者充之先有爲市魁者故充純

以此相譏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

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上表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

石苞以爲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等以爲禮律八十一子不

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

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於禮律未有違詔從攸議復以純爲國

子祭酒純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故攸右之 吳主鑑之游華里

也

事見上七年

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雷平密謀曰若

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

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雷平平

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慙月餘亦死徙彧子弟於

廬陵初彧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農樓元爲宮下

鎮主殿中事元正身帥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

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

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

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

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

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

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

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

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係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使得口正國是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閒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置音嗟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中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

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也

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願陛下豐基軀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

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元賀邵相逢駐其耳語大笑謗訓政事俱被詰責送元付廣州邵原復職既而復徙元於交趾時張奕爲交趾將皓敕奕爲元奕以元賢者不忍卽宣詔致藥元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元元何惜邪卽服藥死久之何定姦穢發聞亦伏誅 竇羊祐歸自江陵益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醕酒使不得言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對境使命交

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樂與之抗卽服焉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擾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

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乎吳主
不從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祜從甥王衍
年十四嘗詣祜陳事辭甚清辨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
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
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戎衍之從兄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
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九終